

詩經傳說彙纂

小雅

十六



仁
2515
100-59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四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

叶上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叶滿

集傳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毛氏萇曰。士子有王事者

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

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鄭氏康成曰。言不得休止。蓋以王事

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謝氏枋得曰。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

也。子以王事為憂。父母以子之勤勞為憂。

集說

輔氏廣曰。此詩行役之大夫所作。以言上之役使不均也。然首章則自言其年壯力強。故朝夕從事於此。又言其所以如此者。蓋以王事不可不勤。故不免遺父母之憂耳。未及乎上之不均也。士子雖作詩者自言。然行役者非一人。蓋兼舉之矣。○劉氏瑾曰。此章可見詩人忠孝之心也。

溥

音

天之下

叶後五反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叶下珍反

集傳

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

孔氏穎達曰。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

濱為言者。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

○言土之廣。臣

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

毛氏萇曰。賢。勞也。○呂氏祖謙曰。孔

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

不斥王而曰大夫。

朱氏公遷曰。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

均。蓋天子之大夫。非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者而言。

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

忠厚如此。

集說

孔氏穎達曰。作者言其有人衆而不使。卽以廣大言之。王不均。大夫之使。不過朝廷。而普及天下者。明其衆也。○以此大夫怨已勞於事。故以賢為勞。從事獨賢。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問辭也。○謝氏枋得曰。自古君子小人立已不同。其事君亦異。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四牡彭彭。

叶鋪郎反

王事傍傍。

布彭反叶布光反

嘉我未老。

鮮

息淺反

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集傳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

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簪同。

許氏慎曰。簪脊骨也。○呂

氏祖謙曰。李氏曰。毛氏以旅爲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旣愆。若桑柔之詩。謂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及良士耳。不得解爲衆也。

之未老而方壯。

錢氏天錫曰。未老方將。正獨賢處也。

旅力可以經營四方

耳。

謝氏枋得曰。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

猶上章之言

獨賢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又承上句獨賢之意。而言王之所

以使我者。得無善我之未老而方壯。其膂力足以經營四方乎。此意尤忠厚。而有盡力盡瘁之誠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

叶越逼反

或息偃在牀。

或不已于行。

叶戶郎反

集傳

賦也。燕燕安息貌。

輔氏廣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

瘁病。嚴氏

盡瘁。見四月事。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國從事於國也。劉氏瑾曰。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爲偶。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已之憂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集說

劉氏彝曰。以彼為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輔氏廣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或不知叫號

戶刀反

或慘慘

七感反

劬勞

或栖

音西遲

偃仰。或王事鞅

於兩反

掌。

集傳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孔氏穎達曰。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言事煩勞。失容。今俗語以職煩為鞅掌。其言出於此。不暇為儀容也。

集說

李氏公凱曰。大夫或有深居於內。而不知外之叫號者。或有慘慘然憂戚。而憚其劬勞難堪者。或有安息無事。而偃仰自得者。或有勞於王事。而鞅掌失容者。其役使不均如此。

○或湛

都南反

樂飲酒。或慘慘畏咎

巨九反

或出入風

議

音魚

或靡事不為

集傳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

孔氏穎達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

時政者。○嚴氏粲曰。曹氏曰。風議。則任口舌而已。

言親信而從容也。

集說

姚氏舜牧曰。湛。樂飲酒。何等逸豫。慘慘畏咎。猶恐其或及之。出入風議。何等從容。靡事不為。維日其猶不給。所謂不均也。

總論

李氏樗曰。孔子曰。公則說。人主苟有均平之心。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爲怨。若有不均之心。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無一得其平矣。天下安得而說服哉。○朱氏善曰。臣之於君。不擇事而安之。所以爲忠也。而不免於怨。何也。蓋怨生於彼此之相形者也。均之爲臣子也。彼以其逸。我以其勞。彼若是其相親。我若是其相遠。果能自己於言邪。然則臣子之事君。雖不可不竭其力。而君之使臣。要必有道矣。爲人上者。其亦均平其心。而無使其彼此之相形乎。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集說

鄧氏元錫曰。北山。刺不均也。秉均者不均。撫仕者衆。而賢者獨勞瘁。畏讒譏焉。蓋四牡皇

華之意。索其盡矣。故雅之盛也。上平其政。載恤其私。故士盡瘁而忘其勞。雅之變也。上不平其政。不恤其私。故士盡瘁而哀其病也。

無將大車。祇

音支

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

劉氏曰。當

作痕與瘡同。眉貧反。

集傳

興也。將。扶進也。

孔氏穎達曰。言將猶扶進者。以大車須人。傍而將之。是爲扶車而進也。

導也。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祇。適。疢。病也。○此亦

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

則病及之矣。

朱氏公遷曰。此皆事之可戒者。故因行役所見。而用語語相呼爲興。

集說

輔氏廣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及之悔。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黃氏一正曰。大車必駕牛。而後可行。若徒自將之。則祇取塵汚而已。何得於道哉。百憂必得遂而後可止。若徒自思之。則祇致身病而已。何益於事哉。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叶莫迴反

無思百憂。不出于

頽

古迴反

集傳

興也。冥冥。昏晦也。

鄭氏康成曰。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

頽與耿

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輔氏廣曰。人心憂則拘而定。故在憂

中耿耿然不能逸而出也。

集說

嚴氏粲曰。塵冥冥。則為塵所昏。可憂多端。不必更思之。終不能自明矣。○徐氏光啓曰。言百憂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頽訓小明。凡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芥蒂。只見有此事也。

○無將大車。維塵離離。

於勇於容二反

今無思百憂。祇自

重直勇直龍二反今

集傳

興也。離。猶蔽也。重。猶累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鄒氏泉曰。自重者。自累其心。鬱鬱然而不得伸舒也。

總論 姚氏舜牧曰。將大車者。有任重意。凡人一身。百責萃焉。百憂聚焉。行役者。身勞王事。將百責委之於家。全在上之人。體恤其情。使無內顧之憂耳。上不加恤。奈何使彼無怨心哉。無思云者。正言其思之不能置也。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忘則何事於思。而至於底且重哉。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集說 黃氏震曰。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案。序言悔將小人。本不成文。況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杞野。音叶上

與反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音泰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

音古罟

集傳 賦也。征。行徂。往也。杞。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

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孔氏穎達曰。以言初而又吉。故

知朔日也。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

也。輔氏廣曰。言其涉行之遠。歷時之久。故其心之憂。如中藥之毒而甚苦也。共人。僚友之處

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於歲暮而朱

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集說 輔氏廣曰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僚友也僚友不一而足有出者有處者宜也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

以其所謂罪咎譴怒感急反覆者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又自言我亦爾罪咎言其以罪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為辭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

莫音慕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丁佐反我

不暇叶胡故反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

此譴怒

集傳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

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

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

暇也

集說 李氏樗曰念我獨兮亦猶我從事獨賢也我事孔

庶亦猶或靡事不為也心之憂矣勞我不復有暇也念彼昔者之友睠睠然懷顧之非不懷歸畏取怒於當時也○謝氏枋得曰念彼共人所謂靖共爾位敬共

朝夕者。此君子人也。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詩人勤勞於外。又念斯人。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愛惜善類者。不知果能免於禍否。所以念之深。愛之至。既涕零如雨。又睠睠懷顧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

感。子六反歲事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

戚。叶子六反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

覆。芳福反

集傳賦也。奧。煖。孔氏穎達曰。煖。卽春溫。亦謂二月也。感。急詒遺。戚。憂興起

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往此

歲莫而猶不得歸。劉氏彝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又自咎其不能見

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謝氏

枋得曰。興言出宿。又不止於睠睠懷顧矣。

集說曹氏粹中曰。蕭以供祭。菽以致養。此思歸之心。尤切也。○徐氏常吉曰。言歲忽已莫。而百工皆休。所

見皆采蕭穫菽之事。而我猶無言歸之期。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耳。敢誰怨哉。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汝音

集傳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謝氏枋得曰。卽恒。常也。所謂共人也。

靖與靜同。謝氏枋得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不敢慢也。○君子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本共又勉之靖共。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集說 輔氏廣曰。戒僚友之處者。雖得免於出外征行之勞。然亦不可自以安處為常。蓋皆忠告之辭。僚友之義。不徒懷思睠睠而已也。○嚴氏粲曰。君子仕於亂世。凜凜畏罪。然其勢未可以去也。則惟敬共以聽天命而已。蓋以已之自處者。告其同志也。

○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

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叶筆力反

集傳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集說 黃氏佐曰。人情與正直之士共處。各能樹立。若與回邪之人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故戒之一。則曰。正直是與。二。則曰。好是正直。不求人合。當為神明所祐。而福祿至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故其言如此。○王氏志長曰。君子遭亂。先幾明決。奉身以退。智也。或義不可去。勢不及去。靖共正直。盡忠厥職。仁也。君子不得乎智。則得乎仁。靖共正直之外。安得更有所謂式穀景福者哉。

總論

陳氏櫟曰。此詩因已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者。且於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戚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以爲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北山辭極哀怨。小明辭頗和平。○許氏謙曰。詩言其毒大苦。憚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三章。乃曰自詒伊戚。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其後。二章。且告其友勤職事。親善人。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集說

歐陽氏修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

爾了不關詩義。

鼓鐘將將。

七羊反

淮水湯湯。

音傷

憂心且傷。淑人君子。

子懷允不忘。

集傳

賦也將將聲也。孔氏穎達曰。鼓擊淮水。出信陽軍。

皇輿表。今汝寧府信陽州。隸河南。

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

皇輿表。今淮安府安東縣。

隸江入海。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湯湯沸騰之貌。淑。懷。

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

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

能忘也。

輔氏廣曰。懷允不忘。言其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古者

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嚴氏祭曰。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今聞幽王擊鐘將將然其聲之揚。乃在淮水湯湯然流盛之處。當時為從流忘反之樂。詩人憂而且傷。而思先王德澤之在人。我懷思而允信之。不忘於心。周家以仁厚立國。故以善人君子稱其先王也。

○鼓鐘喈喈

音皆叶

淮水潛潛

戶皆反叶

憂心且

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叶乎為反

集傳

賦也。喈喈猶將將。潛潛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潛潛則不溢矣。淑人君子所以能與民同樂。以其德無回邪故也。○輔氏廣曰。悲甚於傷。樂所以象德。其德不回則言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

○鼓鐘伐鼗

古毛反叶

淮有三洲憂心且妯

敕留反

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集傳

賦也。鼗大鼓也。周禮作皋。云皋鼓尋有四尺。

劉氏瑾曰

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鞀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鼗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鼗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呂氏祖謙曰。淮有三洲。作蘇氏曰。始言也。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湯湯水盛也。中言潛潛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輔氏廣曰。伐磬。舉樂器之大者言之。妯甚於悲。謂常動而不息也。其德不猶言與今之君子不相似也。將將皆皆伐磬。言其樂之盛也。湯湯淅淅。三洲言其時之久也。且傷且悲。且妯言其憂之甚也。樂之盛。作之久而民心之憂益甚。則與古之王者憂民之憂樂民之樂者異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尼叶

反心以箛反以灼不僭子念反叶

集傳賦也。欽欽亦聲也。錢氏文子曰。磬。樂器以石爲之。聲有節也。

呂氏祖謙曰。其制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在考工記磬氏。

鄭氏康成曰。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氏穎達曰。經言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亦和。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箛箛舞也。嚴氏粲曰。箛。同可知。解見邶簡兮。

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

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濮氏一之曰。但時非古之時。聞其樂。祇見

其可傷也。孟子告齊宣王者。可以觀矣。

集說熊氏朋來曰。古者堂上樂。皆受笙均。堂下樂。皆受

受均於笙之證也。執鼓管笛。堂下樂也。商頌言執鼓淵淵。嘒嘒管聲。則曰依磬聲。即鼓笛受均於磬之證也。不然。則鼓鐘欽欽。雅南合奏。豈無他樂器同音。而特舉笙磬二器而言之。正以見堂上下之樂皆和也。○徐氏常

吉曰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所謂不僭也。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也。以籥以舞而協夫音也。

附錄

毛氏萇曰。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

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鐘鑄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卽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胡氏紹曾曰。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儀禮設於阼階東者爲笙磬。西階西者爲頌磬。亦有笙鐘頌鐘。皆編而縣之。

總論

沈氏守正曰。三章皆婉刺之詞。鼓鐘伐磬。宜其樂也。而見之者反憂。作樂者今之人也。而懷思者古之淑人君子也。是所以刺也。末章見我之憂傷者。非樂之故也。如以樂則以雅以南以籥。俱不僭矣。獨其作之

者非人何哉。

鼓鐘四章章五句

集傳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

而畧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集說

胡氏一桂曰。歐文忠公之論曰。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

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竝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橫渠張子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詩人憂而傷之。今以書所謂湯湯洪水。方割觀之。

則湯湯固可言淮水為害也。若下文潛潛三洲。又不得謂為害矣。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茨言抽反其棘。自昔何為我蓺反魚世

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

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叶逸以妥湯果以侑音又

益以介景福叶筆

集傳賦也。楚楚盛密貌。茨蒺藜也。董氏道曰。鄭康成謂趨以采齊當為楚薺。

之薺。○呂氏祖謙曰。說文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為薺。其為茨者。後人誤也。抽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

翼皆蕃盛貌。露積如字又音漬曰庾。孔氏穎達曰。甫田曾孫之庾。未入倉。故曰露。十萬曰億。鄭氏康成曰。倉言盈。庾積。周語云。野有庾積。言億亦互辭。喻多也。

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鄭氏康成曰。尸始入。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

坐。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李氏如圭曰。曲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則尸筮

無父者。皆用孫之。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

儀禮少牢饋食禮。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

次定詩經傳義

不言答拜。遂坐。○李氏如圭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少牢饋食禮。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三飯。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朱氏公遷者。治田之人也。蓋將使我於此。藝黍稷也。輔氏廣曰。首四句。推所自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葉氏向高曰。此言力農爲奉祭之本。而享祀妥侑。則總一祭而言。

集說 朱氏善曰。此章言由古人有墾闢之勞。是以今日有收成之富。由倉廩有收成之富。是以宗廟有享祀之豐。是以我君獲福祿之大。蓋力於農事。所以致其勤也。以奉宗廟。所以致其孝也。惟勤。故致力於民者盡。惟孝。故致力於神者詳。

○濟濟子禮反 蹌蹌七羊反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

或亨。普庚反。叶鋪郎反。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反。叶補光反。祀

事孔明。郎反。叶謨反。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叶虛良反。孝孫有

慶。叶祛羊反。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 賦也。濟濟蹌蹌。言有容也。孔氏穎達曰。曲禮曰。大夫濟濟。士蹌蹌。是有容。

也。○輔氏廣曰：古之祭祀，用人甚多。此言濟濟蹌蹌者，謂凡與祭之人，皆有容儀也。冬祭曰烝，秋

祭曰嘗。許氏謙曰：烝，嘗宗廟之祭名。嘗，嘗新穀也。烝，進

矣。剝，解剝其皮也。亨，煮熟之也。肆，陳之也。蘇氏轍曰：謂

也。將，奉。音捧。持而進之也。輔氏廣曰：剝，亨肆將，各有

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

賓客之處也。禮記郊特牲：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

王氏云：凡祀，裸鬯則求諸陰，燭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朱氏公遷曰：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

也。著也。皇大也。君也。輔氏廣曰：君也者，如府保安也。神

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朱

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蓋身則巫，孝孫主祭之

人也。慶猶福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自此章而下，皆言祭祀之禮容。及飲

牲之敬，為一節。祝祭于祊一句，是求神之誠。為一節。祀事孔明一句，則總結之也。○薦牲之禮如此，求神使饗之，又如此。祀事可謂明備矣。此先祖之所以來饗。孝孫之所以受福者，盛大而悠久也。○何氏楷曰：廟事莫重於烝嘗。田功成而品物備也。

○執爨

七亂反

踏踏

七亦反叶

為俎孔碩

叶常反

或燔

音或炙

之敕反叶

君婦莫莫

音麥叶

為豆孔庶

叶陟反

為賓為客

叶克各反

獻酬

市由反

交錯禮儀卒度

叶徒洛反

笑

語卒獲

叶黃郭反

神保是格

叶剛鶴反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傳

賦也爨竈也

毛氏甚曰爨爨廩爨也。○孔氏穎達曰爨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

饗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饗爨之北。

踏踏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

也。朱氏公遷曰所謂博碩肥腍是也。

燔燒肉也炙炙肝也

孔氏穎達曰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

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

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

穎達曰言從獻者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在俎也。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

獻之。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

文也。踏踏則貴者可知也。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則卑者可

知也。○輔氏廣曰莫莫有沖漠之意。唯清靜而敬之至者方有此意思。曰君婦者君

即主也。又所以尊稱之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

薦之也

孔氏穎達曰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司士羞庶羞于尸。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遵則糗餌粉羞其豆則醢音移食糝食庶羞羊

臠音熏豕臠音枵皆有截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

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毛氏萇曰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劉氏瑾曰特牲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觶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觶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朱氏公遷曰卒度卒獲言無不合於法也。語恩澤行於禮法之中。和樂生於誠敬之內。格來酢報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內而主婦外而賓客及賤而執爨者無不敬以將事如此此神之所以饗而福之所以降也。○朱氏善曰言自始至終皆盡善於是神保來格而報之以介福言其盛大也。酢之以萬壽言其悠久也。

○我孔熯

而善反

矣式禮莫愆

叶起中反

工祝致告徂賚

孝孫

叶須倫反

苾苾

蒲必反

芬孝祀

叶逸織反

神嗜飲食卜爾百

福

叶筆力反

如幾

音機

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

爾極時萬時億

集傳

賦也熯竭也善其事曰工

王氏逢曰工於為祝者

苾苾香也

卜予

與同

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

稷疾匡正救戒極至也。

朱氏公遷曰。整則不亂。疾則不慢。正則不邪。戒則不忽。皆莊敬

之容也。

○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

是祝致神意以嘏。

音假。

主人。輔氏廣曰。徂賚孝孫。鄭氏以爲徂往也。賚予也。所以重釋

上句致告之義。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集傳失解此二字。

曰。爾飲食芳潔。朱氏

公遷曰。上章酒食牛羊燔炙之類。

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

法。孔氏穎達曰。言須而卽來。不遲晚也。來必豐足。不乏少也。

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

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

輔氏廣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稷。既

匡既敕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各隨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億一句。

各隨

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李氏如圭曰。工祝致告以下。皆序嘏主人之詞。

少年嘏

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

劉氏瑾曰。注曰。承猶

傳也。來女孝孫。

朱氏公遷曰。注云。來。讀曰釐。釐。賜也。卽所謂承而致之也。

使女受祿于

天。宜稼于田。俎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

朱氏公遷

曰。公卿大夫。其禮皆然。故引以爲證。

律說

嚴氏粲曰。祭祀甚勞。筋力既竭。而用禮皆無愆過。異於跛倚臨祭矣。於是工善之祝。致神意以告主

人。謂致嘏辭也。不言錫福而曰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云者。猶曰天誘其衷也。○朱氏公遷曰。事有始終。敬無閒斷。上章絜牛羊者。執饗者。君婦賓客。皆極其禮敬如彼。此

乃言主祭者之敬。其不替又如此。則自妥侑以來。敬可知也。○極訓為至。則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修身而得身修之極。齊家治國而得家齊國治之極。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所謂無一事而不得乎此也。○福祿以報飲食之芳潔。眾善之極。以報禮容之莊敬。各隨其事而報之也。但極之所在。即福之所在。極又可以兼乎福矣。

○禮儀既備。

叶蒲北反

鐘鼓既戒。

叶訖力反

孝孫徂位。

叶力入反

工祝致告。

叶古得反

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

鼓鐘送尸。

神保聿歸。

諸宰君婦。

廢徹。

直列反

不遲。

諸父兄弟。

備言燕私。

叶息夷反

集傳

賦也。戒告也。

輔氏廣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鐘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

如此。則祭事以畢矣。

徂位。

祭事既畢。

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

致告。

祝傳尸意。

告利成於主人。

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

呂氏祖謙曰。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

於是神醉而尸起。

送尸

而神歸矣。

曰皇尸者。

尊稱之也。

鼓鐘者。

尸出入奏肆夏。

也。劉氏瑾曰。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鐘師注曰。先擊鐘。次擊鼓。以奏時邁也。○朱氏公遷曰。先既戒。

之至此。

鬼神無形。

言其醉而歸者。

誠敬之至。

如見之也。

乃奏之。

鬼神無形。

言其醉而歸者。

誠敬之至。

如見之也。

諸宰家宰。

非一人之稱也。

廢去也。

鄭氏康成曰。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

君婦。遵豆而已。

不遲。

以疾為敬。

亦不留神惠之意也。

劉氏彝曰。

不遲。不敢

怠且緩。如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神猶在也。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劉氏瑾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胾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祀事既畢。孝孫往於位而立矣。祝於是告利成焉。謂致尸意於主人也。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誠敬之至。如神在也。廢徹不遲。不敢以祀畢而慢其事也。自是以往。可以燕同姓矣。故曰備言燕私。○唐氏順之曰。此交神明之終。逮羣下之始。所謂既盡禮於所尊。遂致愛於所親者也。

集說古者賓饗。或土取。或下就。蓋禮尚優賓。樂可斷章寓意。其義寬。若宗廟之祭。禮主尊祖敬天。樂以昭德象功。罔敢踰越。其義嚴。如周禮鐘師掌金奏。有曰肆夏。天子之廟。尸出入奏之。而饗元侯竝奏焉。元侯相饗。亦得用之。所謂其義寬也。至於廟祭。魯得用天子禮樂者。成王特以衰周公之德。他國則不敢干。然孔子猶竊病之。蓋若是其嚴也。今楚茨五章。鼓鐘送尸句。集傳以爲尸出入鼓鐘以奏肆夏。此沿鄭箋。然毛鄭以楚茨爲思古盛王重農奉祭。故引大司樂之文。集傳改爲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則肆夏皆述天子之事。於公卿奚取焉。故正其說於此。然觀章句下集傳引呂祖謙先王致力於民一段。則朱子仍未盡廢舊說。後之學者其善擇焉。

○樂具入奏。

叶音族。

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

慶叶祛既醉既飽叶補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

君壽考叶去孔惠孔時維其盡叶子之子子孫

孫勿替反引之天帝

集傳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邢氏

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

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

後。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

奏於寢也。孔氏穎達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

雖異。樂器則私之事。○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

同。故皆入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

綏之也。毛氏萇曰。綏。安也。爾穀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

者。朱氏公遷曰。此之小大。即前章之諸父兄弟也。燕私舉而人心和悅如此。而皆懽慶醉飽。

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

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董氏道曰。

盡物。○朱氏公遷曰。順者。順於理。時者。適於時。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集說曹氏粹中曰。凡祭。必欲其饗之。故工祝致告。宗族

具慶。皆以神嗜飲食歸美焉。○蔣氏惺生曰。卒章

言神歸賔去之後。同姓復燕於寢。以厚其恩也。詩人立

言。六章各有條序。○朱氏公遷曰。祭而格神。則一身宜

受其福。祭而盡禮。則子孫當守其規。此與燕者所以祝

主人也。此章以燕私之事言之。而述與燕者之慶詞如

此。

總論

許氏謙曰。一章。謂勤於稼穡。所入者盛。得以爲祭祀之具。二章。言牲體之絜。三章。言俎豆之盛。又皆言神饗而降福。四章。祝致神語。五章。送神而起下章。燕宗族之端。卒章。宗族燕而祝君壽福也。○姚氏舜牧曰。神之所饗。在明德之馨。然非黍稷之馨。無由以將。所以公卿必力田以供祭祀之禮。

楚茨六章章十一句

集傳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

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

於神者詳。

朱氏公遷曰。此本序說。故以先王言。觀其威儀之盛。物品

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集說

朱子詩傳遺說。問楚茨以下四篇。先生謂卽幽雅。反復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無可疑。然又以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則恐未然。蓋周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祥。未嘗不倦倦於此。今以爲幽風豳頌者。皆是也。而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卿言之。蓋皆畿內諸侯矣。○輔氏廣曰。此詩。先儒皆以爲天子祭祀之事者。豈其見詩中慶祝之詞太多。如萬壽之類乎。然少牢嘏詞。固曰。眉壽萬年者。此正

大夫之禮也。呂氏之說。德盛政修。亦以爲天子事耳。然公卿固亦有家事。而國之政事。亦無不與聞也。故集傳取而載之。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田見反。叶徒鄰反。

之。昀昀。

音勻。原隰曾

孫田

叶地反。

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叶滿反。

集傳

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

孔氏穎達曰。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不

爲甸甸之異於鄭也。○甸之爲字。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爲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又音爲乘。故鄭以爲禹治而。昀昀。墾辟貌。孔氏穎達曰。墾。耕其地。會孫主祭邱甸之。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爲

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

劉氏彝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

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川。以疏道之也。○徐氏光啓曰。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就一夫論。則遂徑爲疆。中間畝畝爲理。就十夫論。則溝畛爲疆。中間遂徑又爲理矣。推而至於萬夫。則一成之外。川路爲疆。中間澮道洫畝墾也。何氏楷曰。韋昭云。下曰畝。塗遂徑皆爲理矣。畝墾也。高曰畝。隴也。案畝乃隴中水道。古作畎。六畎爲一畝。對畝則畎爲下。對畎則畝爲高。畝卽田身是也。

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東矣。

孔氏穎達曰。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須橫。故或南或東也。○朱氏公遷曰。周禮百畝爲夫。夫間有遂。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凡遂在田首。如此。則遂在井之內。

溝在井之外。田首者。水之來處也。畝以防水。則當卑下之處。地之大勢東南下。故欲水自西而東。則為畝在水之南。欲水自北而南。則為畝在水之東也。然高下相因。無定勢。舉東南。則西北可推。故傳於下文。言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則知不可執一論也。

○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董氏追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嚴氏祭曰。言禹甸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集說

朱氏善曰。首章言地利之盡也。此南山之下。有神禹以甸治之於前。若彼其可信也。有曾孫以耕治

之於後。又若此其墾闢也。於是而疆之理之。使之為畛。為塗。為丘。為甸。則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使之為溝。為洫。為澮。為川。則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何氏楷曰。自首章至黍稷或或。先從田事說起。為祭祀張本。與楚茨意同。

○上天同雲雨

于付反

雪雰雰

敷云反

益之以霡

亡革反

霖

音木

既優既渥

叶烏谷反

既霑既足

生我百穀

集傳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雰。雪貌。陸氏

佃曰。雰。盛也。霰。霖。小雨貌。陸氏佃曰。釋名曰。言纔霰。瀝。霑。漬。濡也。霰。膏潤入土。如人之脉。故曰霰也。優。渥。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

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彭氏執中曰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

時俗云蝗產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也。



陸氏佃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也雨則欲微而潤也蓋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而其春必有小雨故是詩雨言小雪言盛雪則欲其盛矣然又欲其澤浸之甚周也故繼之曰既優既渥雨則欲其微矣然又欲其膏潤之僅足也故繼之曰既霑既足○朱氏公遷曰雨雪以時斂藏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也○田之辟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於篇首二章述之不忘本也。

○疆場

音亦

翼翼黍稷彧彧

於六反叶於通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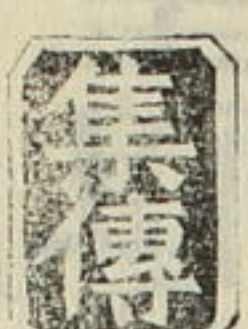
曾孫之穡以

為酒食畀

必寐反

我尸賓壽考萬年

叶泥因反



賦也場畔也

何氏楷曰疆場皆田界之名疆乃八家同井之界畔場乃一夫百畝之界

畔場通作易

翼翼整飭貌

劉氏彝曰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彧彧

茂盛貌

劉氏彝曰謂萬井甚布廣野或或成文也

畀與也

○言其田整飭而

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

劉氏瑾曰詩人本欲言此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畝之墾闢疆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

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

於是以為酒食而

獻之於尸及賓客也

呂氏祖謙曰邱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

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劉氏瑾曰三獻尸之後

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

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劉氏瑾曰。集傳所謂陰陽和者。亦承上章雨雪饒洽之意也。

集說 朱氏善曰。三章言人事之善也。田以井制。其疆場翼翼然整齊。其黍稷或或然茂盛。皆曾孫之積也。

於以為酒。則三酒五齊之無不備。於以為食。則潔粢豐盛之無不宜。於以畀尸。則可以妥侑。於以畀賓。則可以獻酬。於是而神降之福。使之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叶攻反。是剝是菹。側居反。獻之

皇祖。曾孫壽考。叶孔反。受天之祜。侯古反。

集傳 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毛氏萇曰。剝。福

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

為廬舍。以便田事。許氏慎曰。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

祖謙曰。後漢書注。春秋井田。計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

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呂氏祖謙曰。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植於疆場。瓜成。

剝削淹漬。以為菹。而獻皇祖。孔氏穎達曰。周禮場人。祭

菹。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

而就田。須有廬舍。故農人於田中作廬。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范氏處義曰。斷壺食瓜。本以養農夫。今乃為菹。以供祀事。蓋祀貴乎備物。大

至於玉帛牲牢。微至於蘋蘩蕒藻。無不用也。而以瓜爲菹。又見於此。所謂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矣。詩人舉至微之物。而有取於農夫之瓜。亦以見因農事之成而報祭。故受福亦厚也。○朱氏公遷曰。地無遺利。祭無遺禮。於此可知。但菹不止於瓜。舉此以爲例耳。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營反牡。享于祖考。叶去久反執其

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叶音勞

集傳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嚴氏粲曰。猶鳧鷖言爾。酒既清。烈祖既載清酤。鬱鬯

之屬也。孔氏穎達曰。春官鬱人掌裸器。凡祭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彝。尊彝。四時之祭。皆裸用彝。是祀裸用鬱鬯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騂。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而條暢也。騂。

赤色。周所尚也。

孔氏穎達曰。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也。

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董氏鼎曰。酒以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然

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孔氏穎達曰。鸞。卽鈴也。謂

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脂膏

也。啓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

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於陽也。孔氏穎達曰。楚

語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血以告殺。亦楚語文。膋以升臭。謂以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

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氏康成曰。灌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馨同。鄭氏康成曰。奠謂薦熟時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交是魄。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

集說

范氏處義曰。上章言瓜蒞。因物之微以見其備也。此章言牲酒。因物之重以見其備也。○輔氏廣曰。此方言祭祀之禮。有酒有牲。則祭禮備。

○是丞是享。

叶虛良反

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叶謨郎反

先祖

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

賦也。丞。進也。

嚴氏粲曰。丞。畀祖妣之丞。

或曰。冬祭名。

輔氏廣曰。若以為冬

祭。則其義亦如楚茨二章說。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享于祖考。故此章於是言以是牲酒。為冬祭之丞。而飲食苾芬。祭事備著。先祖於是既大且尊。而降福無疆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朱氏公遷曰。承上章牲酒。

言以此而烝。以此而享。則飲食芳潔。而祭祀明備矣。

總論

張氏耒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乃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惟田事修。則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朱氏公遷曰。一章二章三章。共一意。以黍稷為主。以壽考萬年結之。四章自是一意。以瓜為主。以受天之祐結之。五章六章。又共一意。以牲酒為主。以萬壽無疆結之。但畀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烝享苾芬。而祀事始成也。○鄒氏泉曰。此詩亦見公卿德盛政修。以基享神之本。而因力農奉祭。以盡事神之道。其壽考福祐之錫。蓋所謂賢者之祭。必受其福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集說

朱氏謀璋曰。楚茨。因祭祀而推原烝盛所自出。此詩則因力田而成祭享之禮也。○何氏楷曰。楚茨。信南山。同為一時之作。楚茨詳於後。而略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略於後。自薦熟以後。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

倬

陟角反

彼甫田

叶地反

歲取十千

叶倉新反

我取其陳。食

音嗣

我農人自古有年

叶泥反

今適南畝

叶滿彼反

或耘或耔

音耔

耔

黍稷薿薿

魚起反

攸介攸止

烝我髦士

音髦

音里

耔

反

黍稷薿薿

魚起反

攸介攸止

烝我髦士

音髦

集傳

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

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

鄭氏康成

曰：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

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

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

也。耔，雖

音壅

本也。蓋，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

種

上聲

於其中，苗葉以上

朱氏公遷曰：以已通，猶言旣長也。

稍耨

劉氏瑾曰

也。耨，草因墳

以水反。○朱氏公遷曰：漢書作隤。孔疏作墳，墳，培也。猶培也。

其土以附

苗根。壠，盡畎平，則根深而能

音耐

風與旱也。蕤，茂盛貌。介

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

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

爲士者，必足賴也。

韋氏昭曰：暱，近也。秀，民之秀出者也。

卽謂此也。○此

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

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爲祿食，及其積之久而

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

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

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劉氏瑾曰。歲取萬畝之入。取之有常也。積粟有餘而能散以周農。則用之合宜也。於有餘之中必散舊而存新。則用之有序也。存新散舊而無紅腐之患。又見其不至於暴棄天物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朱氏公遷曰。髦士。即農人之秀者。慰勉之意。不可人人曉之。惟可與言者與之言。庶幾達於衆也。

集說 謝氏枋得曰。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入倉廩。陳者即取之以食農人。從古

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朱氏善曰。歲取十千。賦斂之常也。食我農人。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勸相之備也。

○**以我齊明**音明。郎反。**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

臧。農夫之慶。叶祛。羊反。**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

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集傳 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

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孔氏穎達曰。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后土則社。○后土者地之大名也。僖十五年左右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又謂社為后土。弊致禽以祀祊。音是也。鄭氏康成曰羅弊罔止也。秋田止祊當為方聲之誤也。○賈氏公彥曰祊是廟門之外內。今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故云誤。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臧善慶福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報祭之。神農也。孔氏穎達曰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

樂田畯是也。

許氏謙曰此傳田畯與經三章田畯不同傳以神言經以人言也。

穀養也。

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盛。

毛氏萇曰。

器實曰齊。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在器曰盛。

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

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

朱氏公遷曰是蓋一

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

集說

王氏安石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士女樂歲則士女多賴故也。○朱氏善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成也禮以備物故

於報成之祭言之。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之。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

叶獎。里反。饁于輒反。

彼南畝。

叶滿。彼反。

田畯

音俊。

至喜攘。

如羊反。

其左右。

叶羽。已反。

嘗其亓臯。

叶補。美反。

禾易

以鼓反。

長畝。

同上。

終善且有。

叶羽。已反。

曾孫不怒。農夫

克敏。

叶母。鄙反。

集傳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爲然。曲禮外事

曰曾孫某侯某。

王氏逢曰。陳氏曰。先儒以外事爲治兵。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武

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饁。餉。攘。取。旨。

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

子。來饁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

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

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

何氏楷曰。善者。實穎實粟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

以敏於其事也。

集說

朱氏善曰。曾孫之來。以省耕為職者也。田峻之至。以勸農為職者也。以其婦子。饁彼南畝。言其力之齊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言其情之親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言其效之著也。於田峻曰喜。於曾孫曰不怒。互文以見意也。田峻見之喜。曾孫見之不怒。則農夫益以敏於其事矣。謂不待督趣而自勸也。

○曾孫之稼如茨

才私反

如梁。曾孫之庾

羊主反

如坻

直基反

如京

叶居良反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

稻粱。農夫之慶

叶祛羊反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集傳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

孔氏穎達曰。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

箋以茨為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

梁。車梁。言其穹隆也。

劉氏瑾曰。小戎所謂梁輶。

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邱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

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

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

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集說

蘇氏轍曰。茨。言其多也。梁。言其積也。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禾稼既積。乃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黍稷稻粱。言無所不有也。○輔氏廣曰。夫以時斂散。補助不足。而勞來勸相。以致農夫之敏者。固賴乎上之人。而火耕水耨。沾體塗足。勞苦自竭。以致禾稼之登。則實賴農夫之力也。歸美於彼。而欲報之厚。宜矣。范氏處義曰。黍稷稻粱。既無所不有。農夫相慶於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

集傳

下。謂此皆君賜也。何以報之。神能助君以福。至萬

年之永。乃所以為報也。○胡氏一桂曰。集傳歸美於下之說。善矣。但農夫不當得此重辭。只恐是田祖報曾孫介福。如曾孫之稼以下事。而萬壽無疆。則其頌禱之辭也。

總論 黃氏佐曰。此詩固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篇內所祭而祭祀固所以為農也。此所以來大田之荅也。○唐氏順之曰。首章言力農。二章言奉祭。三章申言力農之意。四章申言奉祭之意。總之皆見其厚民耳。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多稼。既種。

章勇反

既戒。既備。乃事。

叶上止反

以我

覃。

以冉反

耜。

叶養里反

俶載南畝。

叶滿彼反

播厥百穀。

叶工洛反

既

庭且碩。

叶常約反

曾孫是若。

集傳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

何氏楷曰。月令。季冬。令告民出五種。

所謂既種也。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

覃。利。俶。始。載。事。庭。直。公。遷。曰。直。則。茂。拳。曲。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則生不遂矣。

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

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

王氏安石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

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

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

朱氏公遷曰。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故用力致此黍稷以順。

之。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荅前篇之意也。

集說

呂氏祖謙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輔氏廣曰既備乃事凡事豫則立也播厥百穀見其種之多也農夫以百穀庭碩爲順曾孫之欲則上之意乎於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

○既方既皁。

叶子反

既堅既好。

叶許反

不稂。

音郎

不莠。

反

去。

起呂反

其螟。

莫廷反

騰。

音特

及其蠹。

莫侯反

賊。

無害我田。

穉。

音稚

田祖有神。

秉畀炎火。

叶虎反

集傳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孔氏穎達曰孚甲米

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甲者實未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禾既有穗。卽生孚甲。實未

堅者曰皁。

劉氏彝曰穀粒既實而未充滿曰皁。

稂童梁。

陸氏德明曰童梁草也。說文作莠。云

稂或字也。禾粟之采。生而不成者謂之童莠也。

莠似苗。

孔氏穎達曰仲虺之誥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

糝似粟。

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

蠹。食節曰賊。

孔氏穎達曰皆釋蟲文。陸璣疏云舊說螟螽食節曰賊。一種蟲也。故鍵爲文學曰此四種

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何氏楷曰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夏行春令則百螽時起以螽之種類不一。皆害苗之蟲也。穉幼禾也。孔氏穎達曰蟲災故曰百螽。皆害苗之蟲也。穉幼禾也。之盛植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之。○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

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於蜀反蓋古之遺法如此。

集說鄭氏康成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張子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衆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潞停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蝻螟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采芑使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爲不難。

○有渰

於檢反

萋萋

七西反

興雨祁祁

于付反

我公田

遂及我私

叶息夷反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

力檢反

穧

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集傳

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

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

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

漢書食貨志。建步立畝。六

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穧。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劉氏

釋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齊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穫之。○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所不逮者。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獲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穉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隹說 輔氏廣曰既無稂莠之害又無蟲蝗之害則其不可無者雨而已。故此章又言其望雲與雨先公田而後私田如此則成有年矣。鰥寡孤獨聖人亦不能使其無也。但發政施仁則先及之而已。雨我公田尊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及衆之仁也。○謝氏枋得曰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望雨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今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霑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矣。穉有不獲齊有不斂秉有遺穗有滯此樂歲粒米狼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陳氏櫟曰此章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其幽風之氣象乎。

○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子畝並見前篇田畯至

喜來方禋

音祀。叶逸。因祀。織反。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

以祀

同上。

以介景福

叶筆。力反。

集傳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

謹氏道曰。來方禋祀。以其所至之方而禋祀也。

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獲者。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王氏安石曰。喜其趨穫事也。朱氏公遷曰。此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斂之時也。曾孫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呂氏祖謙曰。南方用騂。北方用黑。

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集說

輔氏廣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所以慰上之心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所以錫上之福也。

始焉竭力以慰上之心。終則至誠以錫上之福。民之愛君者如此。則知君之所以愛民。為何如哉。○吳氏師道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而亦直稱曾孫。可以見俗之質厚。而上下親愛之誠。

總論

劉氏瑾曰。一章言田事修飭。而苗生盛美也。二章言苗既秀實。而願其無損也。三章復願其雨澤溥

及。而收成有餘也。卒章言其收穫之後。而報祀獲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集傳 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卽爲豳雅。其詳見於豳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案 周禮籥章。敝豳詩以逆暑迎寒。祈年於田祖。敝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敝豳頌以息老物。鄭康成箋豳詩以應豳籥。分殆及公子同歸。以上二章爲豳風。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爲豳雅。稱彼兕觥萬壽。

無疆。以上爲豳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此漢唐相傳之說。而程子亦以爲然也。至宋而解詩者衆。或謂旣曰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或謂旣曰雅頌。當非節吹之。以合於風雅頌。或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芣良耜等篇。是豳之頌。朱子謂數說皆通。而未敢必也。間嘗考之。楚茨專言廟祭。甫田有祈甘雨之文。似有合矣。然周禮言吹豳竹。擊土鼓。而不言有琴瑟之樂也。大田詞主報賽。非以言祈至思文。爲配天。臣工爲戒田官。噫嘻爲成王後詩。惟豐年載芣良耜。止言農事。可以通用。然在周頌無文。以證其爲豳。朱子旣無定論。則鄭箋引周禮以解豳詩。似尚爲近古。況周禮出於西漢。鄭氏一門。具有師承。其說或非無本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於良反無韻未詳

君子至止福祿

如茨韎

音韎韎音韎

有奭

許力反

以作六師

集傳

賦也洛水名在東都諸侯之處也

問洛水或云兩處朱子曰

此只就洛邑言之○呂氏祖謙曰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梁氏益曰茅蒐茹蘆也古謂之茅蒐今謂之茜草茜亦作蒨染絳之草也韎韎也合韋為之問韎韎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朱子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韎之跗注是也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劉氏瑾曰韋弁詳見

六月常服注○鄒氏泉曰注引周官韋弁云者乃証韋為兵服之意作弁看則非

奭赤貌作猶

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

劉氏瑾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一萬二千五百家

為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

○此天子會

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也

集說

鄒氏泉曰此詩言講武而先言洛水之勢者以見所建朝會之所據天下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

也宗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韎

補頂反

璫必孔反

有珌實一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集傳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音也。琫上飾。珌下飾。毛氏

其曰天子玉琫而珌音遙秘。諸侯璚音蕩琫而璆音求。秘。○孔氏穎達曰說文云珌犀甲。又云黃金謂之璚。

亦戎服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服飾如此尊臨天下福祿盛矣且將

子以天下為家故此章曰家室下章曰家邦四方戶闔不敢自外之詞也君子萬年萬年連下讀致治久長之祝俱根作六師來。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

子萬年保其家邦。叶卜工反

集傳賦也。同猶聚也。姚氏舜牧曰言福祿無不會聚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家邦又將

有奭之意此章申福祿如茨之意。○季氏本曰人心所歸即是福祿之同。

總論朱子詩傳遺說問瞻彼洛矣傳以為諸侯美天子

之事審矣然二章三章祈頌之語則不過保其家室家邦而已氣象頗陋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曰家室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辭。○朱氏善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言其形勢之壯盛也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言其福祥之厚集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言其人心之翕聚。

也。形勢壯盛。得乎地也。福祥厚集。得乎天也。人心翕聚。得乎人也。周人尚文。其弊也必起於弱。故周公戒成王。曰。詰爾戎兵。畢公戒康王。曰。張皇六師。皆欲其振厲奮發。以聳萬民之觀瞻。一四方之趨向也。此詩云。天子至洛水之上。親御戎服。以起大師。則必於此乎朝會。於此乎田獵。修戎備於閑暇之時。講武事於燕安之日。據地利以合人心。遵國典以承天意。使斯民知國勢之尊安。王靈之赫奕。是固福祿之所由聚。邦家之所由安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集說

朱子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鄒氏泉曰。此會諸侯而因講武事。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為朝會。而詩之作。則為田獵。此詩當如此例看。東都之至。本為朝會。而作

詩之意。則重講武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湑。

思呂反

今我覲之子。我心寫

叶想

與反

今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集傳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

貌。覲。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荅瞻彼洛

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湑。然而美盛矣。我覲之子。則

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

有譽處宜矣。

呂氏祖謙曰。譽處。見蓼蕭。

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

似輔氏廣曰先生正以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相似故知其為天子美諸侯之詩以荅瞻彼洛矣也

集說朱氏公遷曰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諸侯之興也見裳華之葉潏然已心喜況得見此賢諸侯乎喜可知矣譽處安樂也既能獲乎上斯宜有其樂○錢氏

天錫曰洛邑朝而之子觀則制治保邦之長策足以慰求治之心故傾倒無留恨如此一見便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人者便舍下威儀才德在內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

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叶墟反矣

集傳興也芸黃盛也朱氏公遷曰裳華之芸黃亦章文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為興

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集說蘇氏轍曰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有章有文也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也○輔氏廣曰文章

德之彌中而彪外者德之彰著如此則固宜其有福慶也○朱氏公遷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於儀則上得於君而獲福必然矣上章之譽處即此章之福慶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叶僕各反我觀之子乘其四

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集傳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集說謝氏枋得曰愛其人見其車馬之盛亦喜之德足以稱其車服者也○朱氏公遷曰裳華之色不齊

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此反其意以為興也美其文章則有根於中者美其車服則有所以稱其服者二章

皆不顯言。而自可見我心寫兮之故。○朱氏道行曰。六轡沃若。就升車攬轡。閒節度不爽而言。維其有章之一也。端

○左叶祖之左同之君子宜叶牛之右叶羽之右同

之君子有叶羽之維其有同之是以似叶養之

集傳 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

則無所不有。朱氏公遷曰。此有字。是有之於外。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

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集說 蘇氏轍曰。君子左而宜其左。右而有其右。有者。有諸中也。中誠有之。則其發於容貌者。睟然其似之。

矣。○朱氏公遷曰。左之宜。右之有。人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施。而推其所蘊蓄。以見我心寫兮之故。○鄒氏泉曰。宜者。紛紜交錯。而皆以其道。大小常變。而各適其時也。有者。百為庶務。而出之無窮。千變萬化。而應之不竭也。

總論 朱氏善曰。朱子以為答瞻彼洛矣。則是天子會諸侯於東都。講武既畢。而燕飲之詩也。夫國君之才

全德備。觀於朝廷。而見其禮文之無不周。觀於田獵。而見其射御之無不善。則信乎其才之全矣。即夫多儀之享。而知其有事上之敬。即夫趨事之敏。而知其有事上之忠。則信乎其德之備矣。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之無可選擇如此。則其中之所存可知。有於中者。所以為外之本。宜於外者。乃其中之似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集說

姚氏舜牧曰。此詩荅瞻洛。諸侯因講武而美天子萬年之固。天子因祝頌而美諸侯左右之宜。一時明良之歌盛矣哉。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十四

